

5015.44

• 輯 五 第 •

中國內幕

和謠怎樣發生的？

關於『政學系的來龍去脈』

清幫的淵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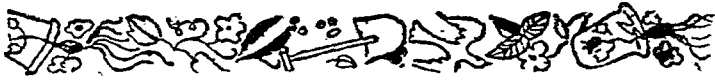
杜重遠冤獄始末

湘人治湘內幕

陳誠的兩個知己長官



現 代 出 版 社 印 行



中國內幕 第二集 第一輯 目錄

杜重遠冤獄始末記……………一
關於「政學系的來龍去脈」……………五
北平的救濟特捐……………九
民社黨的派系……………一三
翁文灝組閣前夜的派系鬥爭……………一七
陳誠的兩個知己長官……………二四
湘人治湘內幕……………二九
「和謠」怎樣發生的？……………三二
清幫的淵源……………三五
故宮寶物西遊記……………三八
黃炎培與職教社……………四〇
陳儀其人與其事……………四二
代父劃行的二小姐……………四四
吳稚暉二三事……………四七

編輯者

李建萍

發行者

現代出版社

上海順昌路維厚里

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中路

每輯定價金圓三角二分

全書四輯一元二角八分

中華民國卅七年
九月二十日出版

杜重遠冤獄始末記

杜重遠先生是民國廿八年一月到新疆（這是他第三次到疆新），担任新疆學院院長的職務，同年十月因病辭職，閒居迪化，此後約半年之久，他屢次請求回重慶，都沒有得到盛世才的准許，到廿九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就被捕入獄。這消息傳到重慶，已在當年十一月，各界甚為重視，紛紛營救，孫哲生、馮玉祥、李根源、張季鸞、張仲仁、黃任之、沈鈞儒等先生，都電盛世才為杜先生辯白，（因為盛曾有電給周恩來說杜犯的罪是與汪逆精衛勾通，危害新疆）可是盛的回電一概以「六大政策之下必無冤獄」，強詞奪理，而對於杜的「罪狀」強說有證據卻不舉出證據是什麼，（和杜同時被捕者，尚有電影話劇界知名之士趙丹、徐韜等五六人，罪狀為杜之黨羽，一樣的勾通汪逆，危害新疆。到了三十四年春天，杜先生一病「死獄中的消息方才到了重慶，接着，因為盛世才下台，朱一民將軍新政，從前被盛拘囚的人犯都得平反冤獄，趙丹等回重慶來了，這才知道一點杜的「病」死經過，（趙等出獄時離杜死已將一年，而與杜死有關之人又都早已或死或不知去向，所以趙等僅從間接又間接的材料知道一點）二三月以後，杜太太也到了重慶，于是杜「病」死的真相乃有比較可靠的材料。但杜太太也是人家告訴她的，杜先生被捕後一直到死，杜太太從來不會被准許見過。杜死後數日，杜太太方得通知，說杜先生死了；她連杜先生的屍體也沒有看見，連埋葬于何處也不知道。直到盛世才下台，杜太太方才知道杜先生的葬地。

7921
MG
K258.06
14



3 2167 9879 7

以上是杜重遠冤死迪化的大概情形。杜重遠與盛世才是同鄉，而且又爲老朋友，杜之赴新疆也是盛極力邀請的，何以未及一年卽以「莫須有」罪名被捕，終至于被害呢？這恐怕只有盛本人肚子裏明白。

杜先生第一二次赴新疆後，卽發表文章，說出他個人對於盛世才治下的新疆的觀感，這就是後來印成單行本的有名的「盛世才與新新疆」，這本書對於盛讚揚備至，這本書所取的材料，大部分是新疆日報及其他官方文書，小部分是杜得之于盛及其部下之口。嚴格說來，這不是根據實際調查，用客觀態度寫的一本書。杜先生爲什麼這樣不加保留而爲盛作義務宣傳呢？以我看來這是杜的秉性爽直之故。因爲他是直爽的人，他就不會懷疑人家言行竟不一致。單看盛世才所標榜的六大政策，單看他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文告、演說、談話等等，那一樣不是很好？杜先生就吃虧了太相信人家表面上扮演的那一套，因爲他相信盛世才真是一個爲國爲民，公而忘私的好官，所以他就真心真意幫盛的忙，他之願意捨棄物質享受，捨棄可以做官發財的機會，而遠跑到落後的新疆，幹那只有七八十學生的新疆學院院長（新疆學院正科生僅七八十人，連小學生合計，一共也只有二百人左右），每月拿一百元薪水，家用得自己帶老本去，都是因爲他實在佩服盛世才，真心誠意想幫助他把新疆建設成一個名副其實的新新疆。

那知道他這番好心，恰巧被對方誤會了。自私自利的人不會相信世間真有捨己耘人的好人。杜先生的一片熱忱被對方認爲「別有作用」；而親佻色笑的左右自然要推波助瀾，既以獻媚于盛，又可以排擠掉杜。自來小人總是不能與君子共處的，何況杜又心直口快，言語之間常常得罪了人。杜于廿八

年一月正式就任新疆學院院長，到了同年六月，盛世才那裏已經「謗書盈篋」。不過杜本人却一無所知，這些說杜壞話的是些什麼事呢？說來好笑，大都是芝麻大的事，例如有一次杜答學生問「三民主義與六大政策的分別」，說「主義是永久性的，而政策則有時間性」，——這答話就算是犯了政治錯誤了。而「政治錯誤」在盛世才的新疆是一個很嚴重的罪名。盛治新疆本來就是一種「特務統治」，特務把杜的一言一動都加油加醬報告上去，於是盛對杜的猜疑愈甚，可是杜始終還蒙在鼓裏。及至他略有所聞，他還不信；他說：「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說我壞話，那末，以我和盛的關係，盛總該會告訴我，給我一個自己辯白的機會。」及至他知道人家說他的壞話竟有那麼多，而且大半是加油加醬，乃至捕風捉影，他這一氣可真不小；他寫了一封信給盛自白，語氣之間不免牢騷，誰知道這封信上去後毫無反響，這就預兆了事情不妙。杜那時適又患關節炎，於是遂辭職了。這以後，發生一連串事：杜的內弟（新疆學院學生）被捕了，（被捕原因極其可笑，——有一學生控告杜之內弟曾言「反帝戰線」月刊所載署名盛作之文章實出於杜手），杜的秘書孫某（一向跟杜辦事的，與杜同赴新疆）也被捕了，——這可連極其可笑的理由也索性不找了，杜所介紹而由交通部派到迪化的兩個職員也被捕了。杜本人屢次請求回內地，亦不獲准。

這樣「軟禁」直到翌年夏，杜終於入獄。爲什麼杜被「軟禁」——這其實是特別情形的軟禁，因爲形式上杜有自由，他住在自己家裏，要出外訪友等等都可隨便，甚至只要他自己有車有飛機，要離開迪化也是「自由」的，反正他沒有車，沒有飛機，乃至無法弄到車票，飛機票，這「自由」是完全空的。差不多一年之久，然後才被關起來？這大概因爲盛也知道杜重遠在國內有名，而欲加杜以

罪，又苦於無詞可藉，所以遲遲不敢下手。

杜既被捕，消息不能外透，四個月後，重慶方面這才轉輾知道此事，又苦於不知虛實，乃請周恩來去電探詢。什麼先請周去電探詢呢？因為大家知道，盛是難說話的，而周則在赴蘇聯醫治斷臂之時曾兩度過新，與盛有一面之雅，且其時盛尚標榜親蘇聯共，故大家都覺得周去電最為適宜。盛的回電固然很快就來了，承認杜已被捕，而理由則為「與汪有關係」。當時很多人對杜這罪名感到驚異，覺得「漢奸」這頂帽子扣在杜重遠頭上實在不倫不類了，有人甚至說：「如果給重遠一頂紅帽子，那倒還有幾個人會相信」。那麼，為什麼那時盛把杜當「漢奸」辦呢？理由很簡單，因為盛那時還在「親蘇」和「聯共」，這倒不是瞎猜。後來事實表現，當盛從親蘇聯共變到反共反蘇的時候，杜重遠的罪名也就從「與汪有關」一變而為「共黨的新疆省委」了。事實上，杜重遠兩者都不是，因為他都不是，故終於難逃一死。

杜既被捕以後，受刑甚慘，逼成口供，這就是盛在三十年春電覆營救杜的各位先生們振振有詞的所謂「證據」。杜受刑至若何程度，無人能知，但看到後來中央派到新疆的大員如林繼瑛等被盛逮捕後受刑之慘，可想而知杜當時被逼口供時一定吃了不少苦頭。而林繼瑛等當時被誣的罪名也是共產黨。真可笑，盛世才簡直把人家都當作傻子。

杜案的始末，簡單說來，就是如此。他的受難，在外邊不明新疆情形的人看來，覺得離奇萬分，但其實這是一個心直口快而又熱情的人碰到一個猜忌狠毒的人必然會發生的結果。杜重遠太輕於相信人家表面上所扮演的那一套了，這是他取禍的根本原因。

關於「政學系的來龍去脈」

中國內幕第一集第十頁說到「政學系的起源，……梁啓超便拉攏一輩文人，組織政學會。……這個組織，外人稱之謂研究系，即是政學系的前身。」這一段話，把政學會與研究系混爲一談，與事實大有出入。

政學系的前身是政學會，是沒有問題，但政學會與梁啓超却風馬牛不相及。當第一屆國會（事實上中國也祇有過一屆國會）時，梁啓超曾一度爲政黨領袖，那就是進步黨。民國二年的熊鳳凰（希齡）內閣，號稱人才內閣，就是梁啓超所領導的。進步黨在名義上是國民、共和兩黨（共和黨以黎元洪爲領袖，實際上完全是袁世凱的御用機關，不過袁同時叫他的爪牙趙秉鈞加入國民黨，可見老袁謀略作風的一斑。）以外的第三黨，實際上則當時在客觀上盡了幫助袁世凱對付國民黨的作用，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五日雲南起義，是國民、進步兩黨的聯合行動（蔡鐸爲討袁一路總司令，李烈鈞爲討袁第二路總司令），討袁成功之後，進步黨的進步作用也就告終結。於是，上焉者做了名流（如熊希齡、范源濂等），下焉者流而爲官僚，一部份書生積習未除，而又有些政治野心的人則結合而爲研究系。進步黨或研究系的關係人物，固然後來也有個別轉到政學系的（如吳鼎昌、張公權），但僅爲個別的，至於大部份研究系的遺產，則由張君勱所領導的國家社會黨承繼，與政學系毫無直接關係。

至於政學會則爲國民黨的一個支派，爲第一屆國會中一部份議員的集團，最初成立的時候，似乎

褚輔成、沈鈞儒都曾參加過，在二次革命的時候，政學會擁戴岑春煊爲領袖，當時孫中山先生擬親自統率東南獨立各軍，但國民黨人以爲軍旅之事爲黃克強所長，推黃總理軍事，其後黃改推岑春煊爲大元帥。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明令通緝「亂首」，遜清大員的岑春煊，居然與孫中山、黃興、陳其美、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熊克武、譚人鳳、張繼等同列爲「禍首」，其淵源卽在此。在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之前，政學會爲國民黨之右派，有時則爲中派，國民黨改組以後，始脫離國民黨另爲一政團。

羊城護法，首屆國會議員南下赴粵，岑春煊爲七總裁之一，其後孫中山先生以政策不行，離粵至滬，岑春煊爲首席總裁，儼然南中元首，是爲政學會全盛時代。其後卽告解體。

政學會後身的政學系，有人說它的組織非常嚴密，也有人說它沒有什麼組織。就近十年來的發展看，比較上以後一說爲近似。

「政學」兩字真義等於傳統說法的「士大夫」或「士君子」，從古以來的「士君子」，所抱信念，就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政學系的骨幹與精神，就是如此。政學系的本領就是「藝」，他們有辦事的能力，有做官的技術，能使上司滿意，同僚無閒言，下屬服貼，所以不管誰掌權，政學系都可以滲入進去，從而造成一個勢力。但是，他決不能自己成爲領導的中心的力量，總是因人成事，供人運用的——儘管有時能對政策的決定發生極重大的作用，但政學系的人決不自己出面負責，責任總是由別人負的。

政學系有沒有中心政策？是沒有的。有人說政學系曾經包辦過對日外交，不能說他沒有政策。不

錯，在中日事變之前，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是這樣的，長城戰役之後，黃膺白（鄂）到華北去「跳火坑」，他和幫助他對日談判的殷桐聲（同）、陶尚銘，以及袁良，都是算作政學系的人物，民國廿四年冬何應欽與熊天翼（式輝）、陳公俠（儀）到華北去作緊急狀態下的折衝，熊陳兩氏也是被認為政學系的，民間有中日經濟協會的組織，中國方面的會長是吳達詮（鼎昌），理事有陳蔗青（介）等，也是屬於政學系的（後來因吳鼎昌担任了實業部長，中日經濟協會的會長由周作民繼任，日本方面叫做「日支經濟協會」，會長是兒玉謙次）。到了民國二十五年春，負責進行中日交涉的是張岳軍（羣），在張任外長時，以陳介為次長，同時吳鼎昌担任實業部長，張嘉璈（公權）担任鐵道部長，這是政學系的全盛時代。

近十年來政學系勢力的形成，主要是兩個人的力量：一為黃膺白；一為楊暢卿（永泰）。黃膺白過去與蔣總統同事，關係較切（在陳其美做滬軍都督任內，黃鄂是參謀長，蔣任團長），而楊暢卿則會為蔣倚為左右手。黃楊相繼逝世以後，張岳軍成為事實上的領袖。他直接可以找總統談話，不必等候侍從室排列接見順序或通報，可見其關係之深。

至於李印泉（根源）是政學會時代有地位的人物，在歷史關係上講，可以說是政學系的元老，而政學系一些中上級人物，因門生故舊或僚屬、世誼等關係，對他相當尊敬，而印老有所感否或推薦後進，他們相當接受，其關係不過如此。這在中國宦海中是不足為奇的事。李根源是政學系書記長的說法，傳說甚盛，但據筆者的觀察，大抵出於「想當然」耳的猜測，沒有什麼根據。因為李印泉對政學系所做的事情，往往作極嚴酷的批評，不稍留餘地，絕非故意掩飾其關係的虛偽作態可比。

人家提到李根源，總說他做過國務總理。他的確和國務總理發生過關係，但沒有做過。當黎元洪第二次上台，「法統重光」的時候，黎宋卿對李印泉是非常倚重的，在顏惠慶組織的內閣中，李印泉爲農商總長（大約在民國十二年）。直系軍閥逼宮時，黎元洪實在不能再忍耐了，就在離京返津的時候，以府令改組內閣，任命李根源代理國務總理（照約法，任命閣員須得國會同意，當時國會議員多數既爲曹錕賄買，且事機迫切，無法徵得同意，也決不會得到同意，所以用「代理」字樣。）接着就演天津車站王承斌扣留黎元洪勒索大總統印章與黎妾危夫人在東交民巷教夫交印的一幕故事。李印泉的內閣在天津英租界曾發表幾個通電，痛斥馮玉祥、王承斌等的不法行爲，大有抱殘守闕，守護法統爲己任的氣概，在直系軍閥勢力之下，敢於持持虎鬚，頗爲一部份輿論所稱許。不過事實上的政權，是由顏惠慶攝政的。

當民國廿五年春政學系人物在南京大出風頭的時候，有一位同鄉來找筆者，問我是否能介紹他見俞寰澄先生。當時俞寰澄先生僅僅担任華商證券交易所的理事，平時以碁自娛，對事業的興趣已低。我很奇怪那位同鄉爲什麼要想拜見寰老，就問他爲了什麼？他說「你不知道嗎？俞寰澄先生是政學系的靈魂，而且是後台老板啊！我希望在他們那裏能活動活動，然後經過他介紹給張公權或吳澄達。」

當時筆者敬謝不敏，因爲筆者和俞寰澄先生雖認識，不過既無深交，更不願爲熱中者作曹邱。

爲什麼有人會把俞寰澄和政學系拉在一起，而且說他是後台老板呢？是有來由的。當岑春煊在廣州爲七總裁領袖的時候，俞寰澄先生是中國銀行廣州區間行的經理（那時中國銀行的總管理處設北京，其下設四區間行，天津區間行管轄華北各分支行，上海區間行管轄蘇浙皖各分支行，漢口區間行管

轄華中華西各分支行，廣州區間管轄華南各分支行），當時擬進行北伐，政軍經費支出多而收入少，全賴俞寰澄支持，所以有俞爲岑之後台的說法。因此一端，就引伸起來：政學系是政學會的後身，政學會的領袖是岑春煊，岑春煊的後台是俞寰澄，於是俞寰澄就變成政學系的後台老板了。

李根源的成爲政學系的中心人物，或可作如此觀。

北平的救濟特捐

宣傳已久的救濟特捐，別的地方「勸募」的情形如何，我們不大清楚；單就北平因它所引起的一些故事來看，確不失爲一個重要的新聞。北平雖是一個比較窮困的城市，但却不見得拿不出這次政府所規定的一千五百億「救濟特捐」來。造成這些紛擾的原因，無甯說是由於我們這個傳統封建式官僚政治的特色。舉一可以反三，從北平一隅也許不難看出整個的癥結來。

本年二月間，政府就規定了天津區的救濟特捐勸募額是四千億。分攤在北平市的是一千五百億。市政府奉令組織了一個勸募委員會，在五月廿七日，時間已經到了政府原規定的最後期限，主持其事的人，認爲再也無法拖下去了，於是開了一次捐額審核會議，會後發出一四三件勸募函件，規定在一個星期以內（六月三日以前），得以申請覆核，逾期不申請者，以無異議認捐論。函件登出不到三天，收到的覆核函件，却在總數的十分之九左右，計共有一二九件，拒絕納捐的理由甚多；有的說物價一高漲，生意明賺實賠；有的說捐稅太重，無法開支；有的說不動產收入太少，無錢認捐；還有的說，

如果募委會能代收房租，代賣房產者則可認捐足額。更幽默的是：有人請求警局代為破獲其前被搶劫之財物，願以此財物之半數獻捐。至於「薦賢自代」，要求向有汽車階級的人物認捐等等的建議，真是形形色色，無奇不有了！總之一句話，財不灑不聚，要富人的錢總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記得當時平市某紙在感喟「爲富不仁」之餘，便刊出了這樣的一個標題：「本市被勸募救濟特捐的富戶，大有請求救濟之意。」

在這些請求「救濟」的富戶當中，最有名的一件，便是中樞某要員之弟；後來報紙揭露出來，才知道是前國府委員胡海門的令弟——胡海星。胡君拒絕繳納救濟特捐的公開聲明是這樣的：

『我是個工程師，沒作過官，也不做生意，怎麼能發財？……鄙人過去雖有房屋十所；惟自去年以來，因生活無着，陸續賣去五所。一部細軟在去年臘月失盜，丟了四兩金子……此外尚有古瓷器數十件，勸委會如認爲名貴，能代張羅售出，得價願以一半捐助，一半留作自用。』

針對這個公開聲明，勸募委員會自然也不便示弱，於是發表了下面的談話：

『向富人要錢是困難的，我們這幾天正嘗着乞兒向富翁伸手的滋味。說聲沒有，也就罷了，胡君到大發脾氣。……胡君問「本會有何根據向其捐款？」頃抄錄奉告：（一）據本會調查組調查：「胡海星在本市有房屋十處，半郊良田一頃餘，家藏珍寶甚多，估計其財產至少在二百億以上。」（二）據告密人檢舉：「胡海星……北平置房十四所，變賣者七所，另商店二所，及××銀號東家，黃金七十餘兩……」假定我們的根據完全錯誤，試僅以胡君自認之房產地畝估計，是否足夠五十億以上？認捐的資格如够，就不必叫屈，如自覺不够，恐怕會有人以五十億買得胡

君財產而代爲認捐，不知胡君願意否？……至於叫本會代討房租，代賣房產，代追失物，幸虧胡君腦力好，想得出。本來富人養料充足，富於幻想，善於生氣，無非是「不想拿錢」。我們千錯萬錯，歸結一錯只錯在「向他要錢」。胡君既家藏鉅金，當然理由充沛，我們伸手白相，自己也覺無理可說。不過爲了千萬苦難同胞……」

另外一件與我們傳統官僚政治有關的故事是：

這次北平勸募救濟特捐的首榜人物，便是胡仙洲其人。他的捐額規定是二百億，佔總數百分之七·五，據說全部捐款一千五百億，讓他一個人拿出都沒有什麼問題。只不過要附帶這樣的一個條件，如果法院能取消其前因貪污所發出之通緝令時，則可全部認捐，倘解義囊，否則既不出面，也不認捐。經記者多方打聽的結果，原來胡仙洲是前門頭溝煤礦運銷聯營社的理事者，經前市參議會檢舉貪污報請法院通緝有案，後來即一直避不見面，據說他是一直匿居在北平而未遠離的。等到這次勸募他的特捐時，他便暗示出以取消通緝令爲條件。這是何等滑稽的事？胡仙洲之被列爲「首戶」，究竟出於什麼原因，我們不大清楚。但從他所表示出來的意思看，證明我們這個社會上是仍然存在着這樣一個「法律」與「人情」是可以相通的。照理說，捐款應該按其財富多寡，而不應問其錢之所由來。而法律則應該是用以懲罰犯罪的行爲。胡仙洲如果貪污有據，則應該緝其到案，如其財產是由貪污而來，則可予以全部沒收之處罰。否則便不應該向其勸募特捐，因爲勸募的前提是假定他有一「公民」的義務與權利的！

由於勸募委會有這些說不出的苦衷，所以，這次認捐人的名單，是採取秘密方式而不預備公佈的

。據說，這次徵收「救濟特捐」的對象，本來是以「在抗戰期間敵亂期間收入特豐者」爲主要目標的。這自然是指那些發國難財，發勝利財，發戡亂財的人。可是，這樣一來，那些比較正當的工商業者，雖然也勉強够得上「資力雄厚」，而對於這個所謂「救濟特捐」，也就有點裹足不前了！怕的是在認捐之後，還戴上了莫須有的帽子！所以，這次「救濟特捐」之不能如數勸募完成，這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

在北平，還有一個被勸募的富戶，（大約是一個小有不動產者）在對那些做官的人深致不滿之餘，曾提出這樣的一個原則。即：凡是坐汽車的階級，都一律應該是勸募「救濟特捐」的對象。因爲根據他計算的結果，每輛汽車一日所耗汽油，平均將可供給一個難民一月伙食之用。如果說要人們因公須趕時間，則坐三輪車也並不就誤多久。這些鬮人們既然把國家有限的外匯來擲之於太太少爺小姐們去看電影，遊公園，那末，徵收他的救濟特捐，也就天經地義了；如果坐汽車的是「民一，而不是「官」，則其有資格徵納救濟特捐，是更不成問題了。

面對這些困難，勸募委員會在六月三日的下午四時起，一直開會審查到七點半爲止。會中複審的結果是：免捐者一四件，改徵城防捐者二五件，維持原審者四一件，酌減者三一件，須覆查者一七件。會中並會決定新增富戶十名。何市長還決定對原默認捐人舉行歡宴。爲了分開不「義」之財與法律上的牽連，還這樣的決定兩款：（一）從重徵捐者，不公布。筆者按：意即指胡仙湖那一路的人物。（二）在本市營業多年，公認爲正當商人，平日熱心公益者從輕。這個新辦法似乎也更說明了這次「救濟特捐」舉辦的真實目標了！可是，如果這些富戶還不肯出錢時，募委會的最後對付辦法是：

(一)文勸；曉以大義。(二)唱勸：發動學生登門唱「你這個老財迷」。(三)武勸：發動傷兵難民，造府長期食住。

在這三條明文的對付辦法外，募委會還聲明對不徵納特捐的「財迷富戶」，將採「放任主義」，孩外之晉是對他們的生命財產將不予以法律上的保障。而且，代表着北平市軍政當局的平明日報的社論，在六月四日中有着這樣的幾句話；「如果有人情願爲富不仁，捨命不捨財，他將成爲全國國民抨擊的對象。其結果是無所逃於天地間……」措辭之嚴峻乾脆，是頗快人心的。

提到救濟特捐，便令人想起了在立法院吵鬧着的財產稅之類的事。原來在一年多以前，正當黃金潮瀰漫，宋子文下台之際，立法院也曾喊出過「財產稅」之類的口號，後來行政機關以財產調查不易，便改爲「建國特捐」，久經演變，便成了現在的「救濟特捐」！老實說，從「稅」而「捐」，從「徵收」而到「勸募」，這是頗失人心的。

民社黨內的派系

民社黨的家世淵源，我們已經說過，而民社黨內的派系，也特別複雜，這裏不妨報導一下。

屬於「死硬派」中的「反對派」的「元老派」，第一個是張東蓀。這位中國國家社會黨的開山祖師，民主社會黨的第二首腦，是人人都皆知的了。但一般人都以爲他是蘇州人，其實他是杭州人而世居於蘇州。畢業於日本東洋大學東京哲學館，早年爲梁任公所嘗試，曾經薦他爲王家襄國會參議院議長

時代的秘書長。歷任中國公學代理校長、明治大學、東北大學、燕京大學教授，在燕大講授哲學十數年，他早已決定終其一生爲燕大而獻身他。不但是一位老教授，而且是中國新聞界的老前輩，歷任大共和日報、神州日報、時事新報各報，庸言、大中華、正誼各雜誌總主筆。此老今年六十三歲了，性格倔強，淡於名利，大家都是知道的。此外，還有兩件事情不大爲人所知：第一是他有一個富於宗教氣味的別署：「聖心」；第二，他與國民黨元老國史館館長戴季陶有極悠久而密切的私交。他雖是民社黨的中常委，但已不發生關係。

第二個是伍憲子，民社黨的華南首腦。他原屬保皇黨，後爲民憲黨總長，向居海外，在華僑中聲望很高。他雖然是一個出名的右傾份子，可是他的性情剛烈，平日在海外對國民黨批評得很嚴厲，人家都說他是國民黨的死對頭，國民黨對他也實在頗爲頭痛。他曾反對過參加國大，博得黨內許多人的同情。

第三個是梁秋水，民社黨的一位出名的怪物。他原是旅美華僑，在檀香山與梁任公發生關係，梁任公所創導的憲法研究會（研究系），他是主幹之一。後來歸國，在北平與陳友仁合辦中西合璧的京報。袁世凱稱帝洪憲時，梁任公那篇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就是由他發表在京報上的。袁世凱對他恨之入骨，但他生性耿直狷介，不求達聞，一世梟雄的袁世凱，竟拿他沒有辦法。晚年他篤信佛教，茹齋念佛。

憂懷國事，常至痛哭流涕。他的才華，大家祇要讀過他那首「漫說鸚鵡爭腐鼠，却憐彩鳳逐羣鷄」的「感懷」七絕，就可以領略一斑了。

「死硬派」中的「正統派」的中堅人物是蔣勻田。他是張君勱的學生，追隨張氏多年。抗戰期間，他在廣西桂林辦景崧中學。勝利後，他輔助他的老師辦理黨務，沒有做別的什麼事情，他是民社黨二十個具有民盟盟籍中的一個，在政協會議前後，他以民盟高級幹部的姿態活躍於重慶，態度非常積極；而他也就因為這個緣故，同政協秘書長雷震等政府要員漸漸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他的熱中於功名富貴，就是民社黨內也沒有人否認的。因此他是第一個也是最有力的一個主張參加國大的人，在幕後策動一切，操縱一切的是他，同政府奔走，聯絡接洽的也是他。他是最接近張君勱的一個人，他的發跡既是如此，則將來他的「飛黃騰達」，自然是計日可待的。他現在是民社黨的中常委，兼宣傳部副部長。

另一個鉅頭是華北的下野軍人湯瀚銘。當孫寶剛葉篤義在北平召集民社黨平津中委投票表決參加國大問題時，大部份中委態度不明，放棄投票權利，就是在他的策動之下通過參加國大的。他過去同北洋軍閥關係極深，且為曹錕時代的「議員」，抗戰時期，他安居在華北，也像青年黨的會琦安居上海一樣，成爲謎的人物。他現在還榮任軍事參議院的上將參議。他本來是參加國大的，而且是民社黨四十名國大代表名單上的第一個領銜人，後來據說「因爲有點顧慮，爲了減少和避免人家洩他的謎」，才臨時決定把他的名字勾掉。他現在是民社黨的中執委。

此外，贊成參加的金侯成、楊凌明、李聖策、程文熙、譚家驊、朱嵩壽、荆超、朱鴻儒、李大明、楊毓滋、孫亞夫等人，都是民社黨的中執委。

「調和派」的人物，可以拿徐傳霖做代表。他是民社黨內僅次於張君勱的憲法專家。當年做過曹

銀時代的秘書顧問，曹錕的「憲法」，他就是起草者之一。他認爲任何的憲法都是不長久的，不管它是五五憲草也好，政協憲草也好，政治局面發生變動，憲法也就跟着完蛋。可是他對於制憲，還是很有興趣，願意再參加起草二部憲法。所以他認爲：爲了制定一部民主的憲法，在有條件之下，國民是可以參加的。他現在是民社黨的中常委，兼宣傳部長。

「無所謂派」的人物，可以沙彥權做代表。他是一位名律師，但他在黨內黨外不大活動，過去對於參加國大的問題鬧得這麼樣的兇，他却很少表示意見，因此也就不大爲人所知道。他現在是民社黨的中常委，兼秘書長。

最後，還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問題人物沒的提到，那就是作爲民社黨黨魁的張君勱氏。老實說，民社黨悲劇的由來，張氏個人要負大部份的責任。分析起來，第一，由於他高估計了憲法的價值，承認憲法爲萬能。第二，由於他同國民黨——特別是政學系的血緣過於深切，在政府步步緊逼的進攻之下，再加上介弟張公權的感情壓力與黨內蔣勻田輩的包圍，到了後來，他所提出來的條，政府一口答應，自己一手造成非參加不可的形勢，在最緊急的關頭，這位一世之雄的黨魁，八年的道行，終於毀於一旦！內受同志的責難，外受輿情的奚落，有人罵他「落水」，有人譏笑他是「憲法至上主義者」，張氏內心的悲苦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據說張氏對於人家罵他「落水」這句話，大爲生氣，說他並沒有當漢奸，怎麼可以罵他「落水」。至於「憲法至上主義者」，那是民社黨黨內人士也都承認的。這位「憲法至上主義者」是一個既非「死硬派」，也非「調和派」，又非「無所謂派」，這是他最大的悲哀！

翁文灝組閣前夜的派系鬥爭

行憲第一任行政院長的寶座，落在翁文灝先生的身上，這是一件富於戲劇性的曲折演出。直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以前，除了極少數的政府顯要和新聞記者以外，對於這一位中國首屆責任內閣的人選，始終還是一個不解的謎。五月二十四日，京滬兩地的報紙，包括與政府高級官員很接近的一些在內，還有登載吳鐵城內定組閣的消息，其他推測顏惠慶或王世杰的，也不算少。正確報導內定翁文灝的，祇有大公報、上海中央日報、新聞報和南京人報。當然，這中間有一兩家報紙可能爲了立場的關係而捨棄了這一條寶貴的頭條新聞。

本來，從第一屆國民大會集會以後，南京正是一個政治季節的開始，偏巧又是那麼多風多雨，雲霧重重；副總統的波瀾打前陣，一波纔平，一波又起，接着又鬧出了立法院副院長競選的岐見。對於一種備位性質的職務，都已經表現熱烈，鼓噪一時，弄得石頭城內滿城風雨，何況大權在握，名位兼具的首任內閣，自然難免一場激戰了。所幸這場雖是非同小可的激戰，但「戰」的方式，卻不是你爭我奪，互不相下，而是看風把舵，以讓賢路罷了。

提起內閣人選，最容易想起「我的朋友」胡適之。正如談「行新政，用新人」。常會把擁有國際地位，現任北大校長的學者胡適連在一起一樣。胡之被傳爲行政院長，本不自行憲內閣開始，在今年二三月間，張岳軍院長表示倦勤的時候，就有了風聲，但遲遲未能實現。胡適從北平飛到南京，國民

黨召集六屆五中臨會，蔣總裁宣佈不願競選總統，並列舉了總統應具備的六大條件，那時大家都認定祇有胡適够得上入選的資格。這件事本來與內閣無關，但蔣總裁當選了總統，依照憲法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既然胡適在總統的腦子裏有了很好的印象，這一份內閣的重要職位，落在胡的身上，自然並非完全沒有可能。所以一度盛傳蔣總裁之應選總統，是以胡適出任行政院爲預定計劃之佈置。這種傳說，一直到他由京飛平，纔漸漸消散。

「捉放胡」既經告一段落，總統就職和行政院長提名的日期，愈來愈近，於是張羣、鄒聯和何敬之出山之說，不脛而走。先說張岳軍、蟬聯的一面。張從去年三黨聯合政府組成，負責試行責任內閣，由訓政到憲政這一個過渡時期，確也有過建樹。第一：張是一個實際行政經驗的「老手」，做過省主席、市長，中樞重要部門負責人。他就憑着這一些才幹和特有的條件，纔能够把過去一年多的矛盾和複雜局面，對付得無大失着，雖然從張上台以後就演出萬元大鈔歡呼鬧後物價野馬奔跑的事，但環顧左右局勢，深知根本癥結的人，也還能加以曲諒，單就經濟一項而言，比之丁、宋集團的實力雄厚，左右逢源，容有遜色，但苦撐過多難的一年，也虧了張岳軍。第二：張就任之初，是以「跳火坑」的姿態來「試行」責任內閣，處處講效率，講制度。憑良心說，往好路上走，是張本人出長行政院的大心願，從公也謹，自奉也儉，不算壞官。而且，蔣總統也看得明白，岳軍爲人，大事雖然辦得未必盡如人意，一般說來總還敷衍得過去。第三：聯合政府標榜的三黨合作，張居間拉攏，未傷和氣，民社黨由於吳鐵城、張公權的從中維持，固不在話下。青年黨因爲閣中有人，也互相尊重。

這許多，他都盡了不少的力。不過張氏確也有其缺點，主要的就是派系的傳統，比較明顯，易遭

猜忌，政學系以在東北和台灣留下的印象，實在無由分說。因此他儘管用盡氣力，從新振作，在這行憲伊始，高呼「革新」之際，也就難饜衆望。況且他上台後，物價繼續不已，人家看來至少認爲他是沒有辦法，這和他後來的堅辭，不無關係。

其次，再看何敬之出山的一面。一般以爲何出國已兩年，最近在國內局勢敗壞，新頁正在展開的時候，突然回國，表面上雖稱出席國大，骨子裏必大有文章。那天在明故宮飛機場歡迎何氏的場面，文武高級官員，熙熙攘攘，一片歡欣，人情是可貴的！在中國的政治場合上，這些事情特別能叫人看得出斤量。想當年，何氏放洋，上海灘頭的景象，和前次陳辭修東北歸來，由京赴滬，盛傳出國，下關車站的情況？都是最好的近例。何氏之來，「苗頭」自然不同凡響，之後，他每次與記者談話，又對重任軍職的事，表示不感興趣。國大閉幕後，代表國防部發言的軍事新聞社，在總統召見何氏的新聞上，正式用上了「徵詢何氏有關軍政之意見」，對於高級人員的拜會，也延用「晉謁」字樣，從太平洋彼岸歸來的何將軍，西服飄然，儼然政治家風度，一時幾有喚之卽出之勢。況且何敬之爲人，穩健中和，幾十年軍權在握，除了可以數得出的幾位親信以外，派系的觀念還淡。國民黨內，經過這兩年的磨折，若干集團，對之都少反感，尤其與實力派的CC首要，一向相處得還好。在人和一點上，較之張岳軍，實大有作爲。因此各方對何敬之組閣似乎比張氏爲熱烈。

其實，蔣總統五月十六日出遊無錫以前，對於何的放棄提名，早成定局，另一方面却在張的頭上，加緊壓力，先後請陳布雷和川康渝籍的顯要，力爲勸進。不料正在此時，首屆立法院集會，氣餒初放，對於立法委員職權的使用，爭多嫌少，議事規則草案中的同意權，行使章上，大擺威風，過問施政

方針之外，還規定「如認爲必要時，得咨請總統，通知所提人提出施政及用人意見」。張看清了重軍牽制的內閣太不易爲，復鑒於宋子文下台與立法院的重大關聯，乃下決心，堅定求去。

五月十八日，是張岳軍立下主張的一個日子；那天政務會末次會議，總統錫遊歸來，由張挈銜的總辭呈以外，另以私人函件，上呈總統，并透露總統就職禮後，即有返籍省親的消息。政務會上，也處處顯示不再蟬聯的趨勢。最微妙的跡象，就是通過甘乃光爲駐澳大使的任命案，甘外放的決定，是在三個月以前；遲遲延宕，不能不說是觀望的一種做法。因爲甘乃光是行政院秘書長，張倚之爲左右手，公私交誼甚篤，舊案重提，在末次會上順利通過，依照中國官場習慣，主管祇肯在將要卸職的時候，才願意放出他的王牌，甘之使澳，爲張岳軍的起身砲，表現的手法已相當明顯，他之突然飛渝，以示辭謝的決心，也就不足爲奇了。

在張岳軍二十一日飛渝以前，蔣總統對於張的提名，還未肯放鬆，這從蔣總統二十日下午一時在國防部大禮堂招待立法委員的一件事上，可以看出。招待會的決定，是十九日晚上，正是立院講事規則完成二讀，等待三讀以前，深夜發出請柬。二十日總統就任，已經够忙碌，還抽空與立法委員談話，實在是迫不及待的辦法，蔣總統在招待會上，很坦白的說，憲法上的行政院，如果不能獲得立法院的諒解和同情，則行政院長，恐怕很難入選，而且直接指出了同意權行使不應該太苛刻。當日兩度召見陳立夫，囑爲疏通，但結果還是通過了過問施政意見的乙案，使命祇達成了一半。難怪蔣總統那天說：「我原不願意競選總統，以便考慮出長行政院，因爲我做了行政院長，立法委員同志是可以客氣些。」總統爲了提名行政院長所加之於立法院的嚴峻和壓力，明眼人都知道，張岳軍自然更是一清二

楚，但當軸的英明，究竟敵不上透過了民主方式行憲立法院所唱的反調。總統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乃想出了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假投票的辦法，同樣是出諸民主方式的手法，希望能造成反「反調」，來試探立法院對於張岳軍的實在程度，何敬之便在這種微妙的經過中被拉作唯一的陪客。

由孫哲生主持假投票的談話會，事前曾經蔣總統親自指點，陳立夫應召督調時，獲得了面授的「機宜」。但最遺憾的是假投票的結果，陪客何敬之猶得二百五十九票，顯然多數，張岳軍是九十四票，比名單以外的吳鐵城僅多九票。這次投票，原來的指示，是撥回黃埔路官邸開票的，結果由於CC某大砲的堅持，祇好當眾出彩，十一時宣佈如上的結果，並送請總裁參考。張岳軍卻在九時半搭機離京飛渝省親（行政院新聞局發稿）。另有一種說法，那天中航公司京渝間的班機，是十一時三十分，九時半並無機飛渝，因此，有人硬說張是獲悉了假投票的結果，才毅然啓行的，臨行前，還留有長函，向總統敘述原委，詞意婉轉而有分寸。

張岳軍的出走，假投票的要假不假，使黃埔路官邸的主人，大為震怒，原先受了命的人，再一次不能達成使命，免不了要大大受窘一頓。雖然事實上，這是一件很難辦得好的「使命」，但究竟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如果說對於這些民主的主宰無法控制，那麼，五月十七日下午立法院選舉，爲什麼又一次功成圓滿，打倒以「民主象徵」相號召的反CC聯合大集團而大獲全勝，聲勢雄壯呢？授命的人，自然認定這是一個絕大的花樣，痛恨不已，因此，第二天報紙上，乃有美國好萊塢舉行的道德重整會，邀請陳立夫氏出席發表演說，陳氏擬即應邀出席的消息。立法院選舉之前本來盛傳陳氏出國的消息，遂又乘機而起，這裏的底細，非常顯見。

廿一日下午起，立法院開始休息，秘書處等候總統對行政院長的提名，常至深夜。何氏雖獲得了多數立委投票的榮譽，而鬥雞鬧四號，除了新聞記者和少數的立委外，與黃埔路官邸之間，其實並沒有直接的聯絡，但客觀的形勢上何仍不失為組閣的唯一人選，CC尤其但願如此，陳布雷看過何，陳立夫去過兩次，連深居簡出的陳果夫也親往訪晤。三氏的出動，雖然是件巧合，三人的目的却並不同，陳布雷確是奉命而為，但僅屬於「試探」的一類，陳立夫是轉達立委意見，陳果夫去後，代表CC的大副報，先說是「勸進」，第二天就奉命稱「並無其事」，至於何本人呢？他曾向人表示，不願組閣，原因大概是為財政經濟，沒有把握，政治班底不夠。一說何氏本人內定國防部長，截亂第一，國防部可以向行政院要錢要糧，行政院在軍事高於一切之下，必須全力侍候國防部，如果他兩下集於一身，聰明如何敬之者，當然不情願做一個兼理「僕歐」事務的主人。還有一種相當權威的透露：是蔣總統從沒有正式的授命何氏組閣，何與張岳軍，有一個時期互相觀望不前，完全是另一方面所造成的氣氛。直到張氏遠走高飛，立院激流所趨，才以「假」投票和「試探」來摩索一下，假戲做真，何自然是不肯一拍即合慨然登台了。

張何先後的宣告絕望，有人在想，總統心目中，必是在第三者中，加以考慮了。王亮疇廿二日下午搭車由京返滬，新聞報說他有「逃避兵役」之嫌。碰巧王氏尚在京滬途中，蔣總統就急電吳國楨布長，要王立即去京。廿一日下午十時吳在北站迎接王氏，告以此事後，為了深怕王氏於途次寂寞，乃相偕乘十一時由滬開出的夜車晉京，抵達下關，稍作休息，即往謁總統，報紙上又有一「王寵惠組閣」及吳國楨任行政院副院長的「頭條」的出現，其實王博士何嘗受此重命？吳國楨何嘗奉召？王氏來的

內幕，却是一件新聞紙登不出來的大事，新民報指出的「與組閣無關」，倒描出了些影子。蓋孫哲生、吳鐵城、王雲艇、陳布雷四人當初日夜在黃埔路官邸會報，以及王亮疇應召諮詢憲法總統草法令的解釋，與總統不能放棄提名組閣的權利和義務有關，而且還在何張以外，共同考慮第三者的產生。

新內閣產生，必須建立在下列幾個條件上：（一）對經濟財政，有經驗，也要有辦法，以幫助裁亂建國的迅速推進。（二）在國際上叫得響，尤其是在美國朝野的觀感，以便利爭取美援。（三）總統信得過，作為行憲內閣良好的開始。（四）派系觀念淡薄，以獲得立法院某一勢力迅速同意。（五）不是官僚，不完全傾向於任何一種勢力，以適合當前的一革新一暗流。要具備這些條件，中國雖大，政海雖廣，但在事實上，有如海裏覓針，談何容易？因此才有了總統兼長政院之說，或謂王寵惠之奉召晉京，即為研究總統兼長政院之是否合法？不過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可靠的揣測。

新閣的產生既然要同時具備上面幾個條件，而且須要財政經濟比較有辦法，自然接近宋子文的圈子也就較有可能了。翁文灝實際就是在這種情勢之下產生的。提起翁文灝，他過去任過中樞要職，高至宋子文時代的行政院副院長，內而教育部長，經濟部長，外而隨同孔庸之參加英皇加冕典禮。平時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學者，戰時是經濟作戰的功臣，為人論事，都一脈中和，鮮與人爭，他雖然與政學系有了相當淵源，他的路線却是接近T.V.宋。談起宋氏，一定會令人連想起他這次由廣東來到京滬，僕僕風塵，頗為緊張。當他抵達上海的時候，有人說他是爲了洽商美援和參加總統就任典禮兩件事，但很遺憾的是不等到美援有了定案，他就重回廣州，若要說參加總統就任典禮，固然名正言順，可是省主席有幾十位，何以偏來了一個宋主席呢？因之，宋氏北上，與政府改組，有主要的關係，却是事

實。本來宋子文自從政院下台以後，惟恐政治生命不能延續，所以不惜委屈全出任廣東主席，這一點正說明了他對於政治的雄心未死。目前他雖然仍限於環境，一時不能東山再起，可是他想在幕後起作用，這是無可否認的。所以翁閣的實現，縱然宋不是發動的決策者，但是我們却不能不相信，翁氏之突膺重任，是與宋子文有關係的。

翁是與有關係，翁是與政學系有淵源，那麼，翁又怎會在CC實力雄厚的立法院通過，而且廿四日一天之內，連過三關的呢？畫龍點睛的說法，還是蔣總統對翁的信任，CC既然連連受窘，閣揆又千呼萬喚不出來，提而再三，也祇有委屈，忍受，以免再生風波了。這一點，在廿四日下午立法院對行政院長提名審查會上，CC大將的發言中，已明白指陳，無庸多贅。此外，CC近年來與TV宋的友誼，已慢慢建立，而且翁又是陳布雷的兒女親。廿三日晚上陳立夫與陳布雷的澈夜長談，蛛絲馬跡，自非尋常之事，翁文灝就是這樣上台的。

陳誠的兩個知己長官

在許多人的觀念中，都以爲陳誠將軍是一個年青，強悍，甚而至於粗暴的人物，外籍記者朋友羣中，多以爲陳誠將軍還沒有三十四歲？不錯，「陳誠」這個名字，在中外人士的口中，常常被稱爲中國少壯軍人的代表，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已經是一位鬚髮斑白的五十歲的人了。自然，在外國，即使五十歲的時候，也被列爲青年將領的。

陳誠將軍原籍浙江青田縣，父親是一個刻苦耐勞，從事於鄉村教育的老學究，陳誠將軍的母親至今尚健在，雖然陳家今天的家境，已經比十年、二十年前大異其趣，但是，陳老太太依然保持着二十年前的本色，在重慶附近的一個小市集時，她常常拖着老態龍鍾的身軀，一手拿油罐，一手提菜籃，採辦自己的餐料，新聞記者們也有到市郊去拜訪這位老太太的，然而，她並不因此感到新鮮有趣，環境永遠改變不了她平民化的生活，陳誠幼年的良好家庭教育，便是得力於這位意志堅強的老太太的。

陳氏廣樹政敵，固然大部分因他跑得太快，爬得太高，應了「樹高易招風」一句話，但是他的嚴厲的性格，無形中開罪人也不乏其例。

四十歲以後，他的涵養日深，態度一天比一天謙沖，人格愈來愈粹和。最近幾年來，地位愈高，德望愈重，早年的鋒芒，漸已深藏不露，有了渾金璞玉之美。

儘管他的早年作風如彼，但也不是全然沒有例外，他對非軍人出身，文職佐貳人員，却是溫顏渥如，從來沒有疾言厲色。而對一二奇才特行之士，更有禮賢下士的美德，他對劉耀揚氏，是一個好例子。劉氏保定二期的傑才，任劉經扶的參謀長，長於作戰計劃，因重大過失去職，經陳氏向最高方面力為解釋，羅致幕中，優禮有加，劉氏不但可以在他面前一枝在手，噴雲吐霧，而且劉氏疏懶，起身甚遲，陳氏即使有要公就商，也矚左右不要驚動，靜候他日高三竿，大夢醒來，不以為忤。

他的操守廉潔，已經成爲他最可貴的政治資本，不但國人知道他不愛錢，連外國人也知道他的操守。抗戰以前，部隊的經濟與部隊主官的經濟原是不分的，但十一師嚴師長一塵不染的把節餘軍費移交給他，他也分文不動的移交給羅卓英。統兵這許多年，沒有一所私人的房子，一筆私人的存款。在

重慶時，他在大宴會中，很高興的告訴他的賓客：說是美軍總部要徵用房子，把他的租賃來的公館也劃在裏面，經外事局一聲明，美軍當局說：「我們不要徵用他的房子，因為在重慶的要人都有自己的小洋房的，我們知道他是沒有的。」

他是一個天生的忙人，好動惡靜，偶爾休息在家，總要搬動搬動桌子椅子，或者掃掃地。晚上就寢後，往往在中夜突然起來辦公，因此隨從人員晚上照例是「衣不解帶」（指綁腿）的。

他自己以為生平受兩個人影響最大，一個是嚴立三將軍，一個就是蔣總統。

嚴立三氏武昌人，生來穎異，精通德日文，原攻自然科學，後來改習社會科學。他不但是一個淹博的通人，而且氣度精純，行爲篤敬，仁愛勇毅，出於天性，爲了獻身革命東渡學軍事，黃埔軍校創立，他已任師長，中山先生慕其名，禮而致之黃埔，任少將總隊長，與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並稱兩雄，愛學生像自己子弟，有「黃埔慈母」的美稱。他是第一個識拔陳氏的人，鼓勵他，作育他，對陳氏一生有重大意義，他使陳氏改變了生活的態度，認識了革命的內涵，他舉薦陳氏任他的十師團長，北伐告成，他因不願犧牲政治主張，竭力求去，並舉陳自代，後來隱於廬山，閉門讀書，當道屢徵不起。一直到抗戰起來，方肯出山，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廳長，代陳氏行主席職權。他曾說：「要是沙漠裏落下一枚針，並世只有兩個人會去尋訪，一個是我，一個是陳辭修，不過，我期在必得，他恐不能必得耳。」推重陳氏並自視之高有如此。他甫自勝利前逝世，對當道始終抱着批判的態度，陳氏對之敬禮弗衰。

蔣總統之於陳氏，好像一位嚴父，從立身處世到治學，治事治軍都予以啓迪，蔣總統培養陳氏的

辛勤和用心的苦，不是一般人想像得到的。在陳氏四十以前，鋒芒畢露的時候，蔣總統深恐他的才華太露，所謂皎皎者易污，矯矯者易折，力誠他「驕」一字，耳提面命，循循善誘，手札動輒數百言，反覆開導。

並且以己例彼，說自己少時，如何驕矜，如何目空一切，等到遭遇無數挫折後，才知道自己不夠，退而思過，方能變化氣質云云。陳氏敬謹聆教，什襲珍藏，時或展閱，以資砥礪。另一方面蔣總統苦心孤詣的培養他的威望，給予他更多磨練的機會，同時又深怕陳氏位高招忌，表面上故意裁抑他，先後辦廬山訓練團峨嵋訓練團以陳氏爲副團長，無疑的是在提高陳氏的威望；但在本職方面往往畀以實權，而吝以名義，使同列免於生妒。如「閩變」救平後，論功行賞，只給他一個前敵總指揮，陳氏雖明白上面的苦心，但心里不無不快。如宜昌行轅只發表參謀長的名義，廣州行營主任給了他何敬之將軍「遙領」，武漢行營又只發表副主任，却是可予而不予，陳氏滿腹苦悶。在名義上雖然如此委屈他，但在實權上，却不斷的加重他的權力。抗戰前，陳氏直轄分部隊達十三個師單位之多，（中有兩個騎兵師）這是任何部隊長所沒有的。而且他的部隊分別駐於平漢路粵漢路及隴海路中國縱橫兩條大動脈之上，並保有沿線重點的警備司令。一旦有事，他的部隊可以在數小時內集中。江西之役和山西之役，是陳氏兩大功勞，蔣總統輒爲口頭游揚，軍事長官往見，總命他們同陳氏談談，說：「你們學學他！」非中央系各方面，對中央有所希求，或是要求財政補助，或是要求名義職位，甚或是裝備彈，中央向不理會，但只要他們轉一個灣，請陳氏轉請，沒有不如願以償的。這恐怕也是蔣總統間接提高陳氏的威望另一方法。

抗戰開始，不但陳氏的勛望漸隆，積毀漸銷，而且客觀局勢決定陳氏必需有出人頭地的付託，蔣總統乃公開發揚以最集中的權力，最崇高的名位，俾展所長。當時一般人遂以爲是陳氏意外的官運亨通，不知道當局苦心作育他已達十年之久了呢！

陳氏呢，在如此推心置腹的賢明領袖優渥下，當然感奮圖報，表現出無限的忠誠，可以說不負付託。固然有時因客觀困難，可以替議的地方不是沒有，但在陳氏的確做到了鞠躬盡瘁，盡心竭力的地步。指揮作戰，一定不恤「躬冒矢石」，執掌政事，也必「夙興夜寐」。這種「遇合之隆」，在歷史上，也不多觀。

陳氏早期的思想，大體上很受鄧演達氏嚴立三氏的影響；此後成爲左會胡的慕尚者。大體上說來，他是一個實行家，不是思想家。如同一切天才者，他領悟力極強，但不求甚解。他對一件事能提綱挈領，把握他的原則原理，當是屬於「高明」一流人物。他踐履篤實，不沈潛於思考，尤其是不屑於遠騫好高地去追求一個理想的實現。

居家儉約，事事樽節，戰前公館裏每天只買兩塊錢菜。（連下人的飯菜統統在內）夫人譚三小姐世代簪纓，譚府以服食知名字內，常以爲苦。陳氏的儉約，是他的特操，但推己及人，過猶不及，左右爲之頭痛。

爲了他過分嚴肅，他沒有任何業餘的消遣，（這一點同蔣總統很相近）有時軍書稍暇，找幾個部下談談天，他說了個笑話，試圖打破嚴重的空氣，大家只是勉強裝出一點笑容來，空氣還是像鉛一樣的沉重。

湘人治湘內幕

「湘人治湘」，在民十前後就由趙恆惕喊過了。這個口號隨舊軍閥的沒落而平靜了多年；今年春夏之交，一部分湖南的國大代表和京官，重喊「湘人治湘」。恰好喊的裏面又是雜着有趙恆惕的聲音。這個口號不在湖南喊而在南京喊，遲不喊早不喊而在國大開會時喊，自然不是偶然的事；其人、時、地係經過一番匠心配合在幕後早已計畫好了的。要知他們爲甚麼這樣，該先把近年來湖南政治上的各個幫口對峙的情形先來一番交代，不然，話便無從說起。

何鍵主湘，他的左右前後一班人，稱爲甲派。反何鍵的一班人，則名爲乙派。乙字形像刮皮子的刀；甲字形像扎物鑽子。老百姓爲了洩胸中憤氣，叫前者爲皮刀，叫後者爲鑽子。皮刀、鑽子都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知識份子，當然也夾雜着流氓土劣。既然形成了幫口，只能講幫口，便無從講是非。這樣是非不講的相互鬥爭了達十年之久。民二十五，雙十二後，何鍵調長內部；由張治中接長湘主席，湘人開始不治湘，於是壓倒了皮刀和鑽子。他創辦了一所行政幹部學校，訓練青年幹部，從省政府到保甲，換了個一堂新。新幹部自然脫不了還是皮刀、鑽子的兒孫；但在刷新的情勢下，他們汨沒了幫口的意識。民二十七年十一月長沙大火，主席由薛岳接任，於是湖南的皮刀、鑽子便借着黨、團的形體還魂了。

青年團在戰時匆匆成立，幹部素沒準備，臨時招了些青年，訓練幾個星期，便派出去貼標語喊口

號，慢慢的就是組團的幹部了。那時湖南有三個青年：劉業昭、羅正亮、周天賢在日本念了年巴書，因抗戰回國投考了青年團，他們被派到長沙組織戰時青年服務隊工作。

湘省黨部書記長林式增，是中山大學（朱曾爲校長）系統的人，黨委朱毓麟是朱家驊的叔父，周天賢身短而心長，於是以晚生禮巴結朱毓麟，不幾時，周、劉、羅都成了省黨部委員，可說一步登天。團員多是學生，在社會上不會起作用，他們實際又不善接近學生；所以，青年團在湘始終虛有其表。爲了迅速的充實，他們拉進鑽子們入團，趙恆惕雖非鑽子，也在被拉之列，成了鑽子和團員。省臨參、縣臨參之成立，鑽子藉薛岳和黨團的組織，脫穎而出，皮刀失敗了。

民三十二，陳、朱易位，老皮刀張炯、陳大榕乘機親陳。次年夏長沙失陷，薛岳逃避湘南。張炯即奉陳命在沅陵組湘西辦事處，後來正式接長省黨部，把鑽子份子完全排除。繼薛岳爲主席的吳奇偉，素有老太太之號，在皮刀、鑽子夾攻下吃盡了苦頭。

吳奇偉主湘，適皮刀、鑽子以黨、團姿態完成部署的時候，又加上抗日戰爭勝利，軍人與軍事由第一落到非第一的地位；軍人出身的吳奇偉只有聽受黨、團的做作了。今天黨交個名單，明天團交個名單，彼據此奪，省府應付不遑。原來湘省府的房子燬了，復員後即借用省教育會的房子，省教育會竟三番五次的逐客，逼得吳老太太不得安身。三十五年夏，王東原來了，在系統在王東原和薛岳、吳奇偉都屬於陳誠，也就是所謂團的。不過，在作風上，薛最硬，吳最軟；而王則取中庸之道。王東原在湖北主席內近於團方，爲黨所不滿，致不能安於其位，此番到湘，不免懲前毖後，要求兩面光。團喜吳的軟；但不喜歡他對黨也軟，王之兩面光政策，必然的更不爲團所容忍了。到這裏，皮刀、鑽子

圖窮匕見，二連串發生了瀏陽事件、衡陽事件、大庸事件，這些都是政治性的慘殺案。

捧程潛競選副總統是給各幫口造就好機會。約略的說：一、捧程成功，可以向程撒嬌要價；二、捧程不成，也可以向人表示各自幫口力量。這一着棋，教鑽子領了先，所以皮刀們在「湘人治湘」運動中未便反對，也不肯賣力，採取了比較旁觀的態度。

鑽子們的算盤，是捧一個有聲望無能的領袖；而自己掌握實權。一般够當主席資格的湘人，多不適於上項原則。於是不甘寂寞的趙恆惕成了好貨色。可惜趙恆惕的革命歷史太不能引起中央的重視，老驥終於伏櫪，恐怕將來也沒有機會了。

李默庵主湘之訊，甚囂塵上，因為他組閣名單過持主觀，不為喊「湘人治湘」者所接受，雖然，李是湘人，所開列的省委、廳長也是湘人。

湘主席人選不易。無已，「解鈴還是繫鈴人」，負責薦人的程潛主湘之命一下，於是皆大歡喜。七月二十四日，程潛專車到了長沙。皮刀和鑽子由火車站一直排隊站到省政府大門。口號是「歡迎家長回鄉」。一時鞭爆齊鳴，國旗飄飄，滿街的滾滾人頭，像是鼎沸。程潛第一句話，是專員、縣長一律留任，三個月後成績不好的再行調換。話雖如此，八月十二日就換了益陽、衡山、茶陵、隆回、零陵六個縣長；最近還要換的，傳聞尚有十數縣。三個月查看成績的諾言，已證明是說謊。

程潛及省委訂於八月十日補行宣誓。宣誓前十天，動員了長沙能文的十數人，起草十項文告。秘書長鄧介松校改了幾夜，程潛自己又修改了幾夜，截至今天已發表的有兩文，一為就職告同胞書，一為告退役軍人書。前者在宣誓前夕發交各報，各報一律撰文頌揚一番，文中大抵稱程為頌公而不名，

崇隆之至。

「和謠」怎樣發生的？

在八月間，正當中原戰事打得火烈的時候，一個和平謠言吹遍了全國，許多人都在尋找根源，探問究竟，朋友們談話或通信中，幾乎免不了要問一聲：「和謠是怎樣「謠」起來的？」

今年二月間，由於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合衆社記者說的一句話：「我相信中國問題的最好解決辦法是國共重開和談」，也會引起過一陣和謠，不過那一次的和謠，一下就平息了，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沒有這一次這樣長和廣。

兩次和謠同樣是美國製造的。不過前者是合衆社的出品，後者是聯合社的傑作。這兩家「公司」，在中國方面，對於新聞的「製造」常常是不惜工本的，當六月間李宗仁、司徒雷登與張羣先後飛往北平的時候，聯合社的駐平記者，看準了這個微妙的時機，於七月二十日由北平發出了一條生動曲折的長電，第二天全國若干報紙都把它譯載或部分譯載，由是所謂「和謠」便像在一池平靜的水面上投下一顆石子樣地盪漾起來了。聯合社電報的全文是：

『前兩週在華北，特別是在北平，正在激盪着一種微妙的和平運動的謠傳。

這個謠傳的開始是神秘的。她可能是共產黨宣傳的技倆，以之指出國民黨方面正在準備着一種新興的和談。惟在另一方面，她也可能是國民黨當局，爲了企圖達到某一項政治的目的而策動者。

該項謠傳，最初是始於街談巷議，漸漸的便獲得大家的信任。終至傳播到每一個角落，無論是外交方面的領事，或者銀行家、商人、新聞記者等，都慢慢的微有所聞。但事實上，不久便幾乎每一個人都傳遍了。

據說：這個謠傳的內幕，是中共人物周恩來，曾經在最近訪問過北平，並且，還會與國民黨方面某一最有權力的人士晤談。

經過三個朋友的傳言，最後一個朋友，更鄭重的告訴我說：「周恩來現正僻居離北平城郊附近，約有三哩（約合華里十里）遠的某一中共軍事勢力可以達到的區域。於是，這一個謠言便繼續傳佈着，而且，還傳說開過一個鷄尾酒會。有人將信又疑，但也有人相信這完全是事實。惟此間官方人士，正在鬧謠，說這完全是一個狂妄的癡想，但也有些半官方人士，却在秘密的響應，並且認為這種事實，正在繼續的醞釀。可是，一個對於任何事物，向持懷疑態度的外國人，於聞悉這個謠言後，便告聯合社記者說：「我不能一一證實這許多謠傳的事實，但是，此事亦未嘗無蛛絲馬跡可尋」。無可否認的，這一個謠傳，的確已予吾人一個深刻的印象。

關於這一個謠言，潛伏的、和秘密透露出來的消息，已有好幾種說法：有的說，中共代表周恩來這次到北平近郊，完全是為與最近到北平來休假遊玩的張羣，特別舉行一個秘密的會談。但另一方面，也有的說：周恩來在最近，並且還會拜訪過剛回北平的李宗仁副總統。但是，一個政府方面中級的官員却說：這次和謠的發生，也許與北平教育界中的自由份子，最近會對張羣表示：現在國家唯一的希望是和平，他們認為現在國家已深遭內戰之禍，國共雙方似乎在目前一時均無獲勝的能力，因此，

他認爲這一點，或許是最近北方突然發生和謠的起因。

所以，這一個不可捉摸的和平運動，她的牽涉極廣，是一個多方面的醞釀。」

自從這個動人的「新聞」發出之後，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顯然都受了或多或少的影響，於是與此項和謠有關的人物，都相繼闢謠，不是說「絕無關係」，便是說「絕不可能」，語氣都非常堅決，首先是李宗仁的秘書甘介侯七月二十四日在北平對記者否認，李副總統與傅作義將軍與正在謠傳中的國共重開和談問題，絕無關係，本人不信謠言有事實根據。」張羣於七月二十七日在昆明也發表談話：「美國聯合社記者，說本人在前北平時曾與中共代表周恩來密商和談，不僅完全無稽，而且極爲無聊……我相信李德鄰先生亦不致如比輕浮，因爲目前談和，實爲絕不可能者。」

除了李張這兩位與和謠極有關係的人物之外，政府大員於談話中亦常從側面闢謠，中央日報並連續著論說明和謠之絕對無稽且指出和謠來自中共，係意圖以此項謠言來搖惑人心，打擊戡亂將士的士氣。七月二十八日，行政院長翁文灝突然發表一篇洋洋大文的告全國國民書，說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必須合力戡平，這一文告，無異間接對重開和談予以極有力的否認。

八月初，中樞召集各將領在南京舉行了兩天的座談會，商量今後的剿匪戰略問題，這更是以事實來否定和謠了。不但政府方面的人士紛紛闢謠，中共方面也同樣否認。新華社廣播說：這是一種「謠言攻勢」，目的是在企圖用緩兵之計。

謠言並非因爲「謠」而平靜而消滅，相反的，你也「謠」我也「謠」，更使謠言增加它的神秘和離奇。

我們細細觀察這次和議的由來，也並非純係「空谷來風」，自然也是「事出有因」的。偏巧在個時候，蔣總統親飛西安召開軍事會議，遲遲未返，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亦奉召飛往西安，參予密談。而京中要員，亦適於此時均先後北飛；司徒雷登與張羣，於六月廿三日同一天，不期而然先後抵平。李宗仁亦於六月廿六日，由南京悄悄的飛到北平，李氏下飛機時，李的秘書甘介侯便向歡迎的人表示：『李先生在南京沒有事做，這次到北平，完全是回娘家。如果總統不叫他，他也許要在這裏多住一些時候』。所以，從李宗仁到平的那一天起，有關和議的風聲，便開始傳播了。

司徒大使在北平，據傳確曾與張羣李宗仁等懇談了幾次，談些什麼，誰也不知道，但當新聞記者們去看司徒，問他是否會談到和平問題時，司徒不否認，也不承認，只說，「和平是全世界人類最需要的，只要我們不放棄和平的希望，相信我們一定能够得到和平的。」司徒這番談話發表以後，也立刻引起了敏感人士的注意。

此外國大秘書長洪蘭友六月底由台灣小遊返京，有記者去看他，在談話中他說了一句「時局要變」的話，並提到香港的「新政協」，於是記者們便將洪氏的話，加油加醬，說他的話有用意，再加上一大批要員們的紛紛北飛，於是，和議的氣氛更增大瀰漫起來。

清幫的源淵

清幫，全名是安清幫，據說始於清初，明末遺民如顧亭林、黃梨州輩，恐民族意識消沉了，想利

用下層社會，保存一點民族精神，所以開初是反清幫，後來清廷嚴於防範，不得已才改爲「安清幫」。清幫初期活躍於運河船上及沿河碼頭，無一不是清幫的勢力。初創糧運，爲翁、錢、潘三姓，故至今仍分三房。推達摩爲第一代祖師，以至六祖，六祖以下，尙有系統，但不稱七祖八祖，而以姓稱，皆師徒相沿，茲擇其要者，分述如次：

統系：第一祖，達摩。二祖，任道安，法名慧可。三祖，彭洪仁，法名增燦。四祖，葉法善，法名道信。五祖，萬全生，法名弘忍，六祖楊文善，法名慧能。金祖生一，法名清泉。羅祖永清，法名淨修。陸祖義，法名道遠。翁祖復亭，法名德惠。錢祖復齋，法名德正。潘祖法名德霖。小祖姚法隱。達摩，固梁武帝時由西土東來之高僧，幫中未言其時，而言其徒；二祖任慧可，則秦始皇時人也。四祖葉道信，卽葉法善，俗傳會引唐明皇游月宮，清幫書籍亦言之，但謂其生於漢獻帝三年。五祖萬弘忍，則謂生於晉武帝二年，宋時保駕，受真宗正仙之封；六祖楊慧能，亦受宋仁宗正仙之封。金祖，生明永樂三年，景泰時，入朝，受代宗正仙之封，傳徒羅祖，並傳林淨修，陳淨覺，二人歿而無傳。羅祖道遠，明嘉靖時，舉於鄉，萬歷朝，官吏部天官，平番大元帥，戰敗烏桓國，吳尙書鑿之入獄，回國進天書，無識者，羅仙能解之，復官，旋去官修道，帝封爲清源道人。翁祖，錢祖，潘祖，本三人友善，結爲兄弟，後同入陸祖之門，乾隆時，朝廷榜招造船運糧，三祖調運糧總督，遂奏明承辦，翁祖於濟南設天善船廠，爲第一廠，錢祖於德清，設池德船廠，爲第二廠，潘祖於江甯，設人和船廠，爲第三廠。列祖爲達摩，爲西來佛祖，餘均或生而有異稟，得師修道；或緣身國家，功成名立。得師修道者各據名山洞府，山名洞名，均不可考。翁錢潘三祖，則歿後於城外建祠庵，小祖乃桃木

人，爲妖，傷人，羅祖擒之，鎖於峨嵋山觀音寺，告以後有爲國宣勞之運糧人獲釋，後果遇翁錢潘三祖而釋之，乃助之行糧船以爲報。未幾與人鬥而斃之，蒙遂至糧船而不見。翁祖等問於陸祖，陸祖爲擬姓名，曰姚法隱，修道成真。

字輩：共四十八字，爲清淨道德、文乘佛法、倫仁智慧、本來志性、圓明心理、大通悟覺、萬眾依皈、戒律傳寶、濟渡輪回、普門開放、廣照乾坤、代髮修行。一世祖至六祖，命名皆隨意，而無字輩，雖金祖清字已入字輩，而定字輩，實始於陸祖，想追接而下續的。陸祖所定，祇前二十四字，後二十四字，則爲乾隆帝御殿所定。

香堂規矩：三房收徒，用五支抱頭香，按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中央戊己土，按五個字，敬、求、學、吃、怕。一、敬天地君親師，二、求四季平安福，三、學仁義禮智信，四、吃金木水火土，五、怕生老病死苦。錢糧三斤四兩，慈悲三代，幫頭本幫江淮酒。二房收徒，用六合丁字香，一字破六字，六六三十六字，同、春、戒、度、成、清。一、同難同富貴，二、春夏秋冬四季，三、戒的酒色財氣，四、度貧人要損富，五、成君子小人怕，六、清幫師從恩重。錢糧三斤六兩，慈悲三代，幫頭江淮酒。長房收徒，用七枝元寶香，一字破七字，七七四十九字，又接七句，國家禱辭萬民安。一、國兵國護臣治世，二、家聲禮樂耕讀勤，三、禱福祿壽三星共，四、祥和歲月同春樂，五、萬人願忠孝節羣，六、民中保五穀豐登，七、安本分終身無憂。錢糧三斤半，三代幫頭江淮酒。香堂規矩爲是中要曲，這些文字，如非個中人，多不可解。

如果要想深知此中情形，「海底」一書是不可不讀的。

故宮寶物西遊記

全國都在開竊借外債度日的今天，所有資源財產幾乎在外患內戰中吃盡當光，而惟有一筆祖宗留下來珍寶，還能保存在故宮博物院，這實在是件值得感謝的事。這批祖宗所遺下來的珍寶，究竟值多少錢呢？故宮博物院的馬衡院長連連搖頭說：「價值連城，無法估計它的價值」，恐怕真要勝過天文數字。

馬衡院長已經是六十七歲的高齡了，但精神飽滿，勝過一般三四十歲的小伙子，雖在寒風凜冽的故都，僅穿一襲單薄的西裝，其神態尤見年青，不論坐立，一無彎腰曲背等老態。

馬老先生他雖然感嘆地說：「北方是窮，想不到南方一樣的窮，博物院所申請的經費却遭駁回來了」！

馬院長去南京是佈置自重慶運來的故物，這一批珍寶文物，本來保存在故宮裏的，「一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侵華野心已著，北平局面岌岌可危，乃於民國二十二年的春天，其中挑選出比較珍貴的文物，運南京保存，其中有一部份於民國二十四年會在倫敦公開展覽，運輸是件困難的事，當那批文物運英時，有人提議保險，但無法作價，後乃於兵艦運去，復於二十五年全部運回，當時並在南京開了一次展覽會。七七事變，全面抗戰起，政府爲怕這些真正的寶貝落於敵手，乃西運，抗戰時期分存四川之樂山，峨嵋與貴州之安順三處，當卅三年桂林淪陷，貴陽吃緊，在安順南山所存的東西，

就搬到了重慶，勝利之後，人員紛紛復員，故宮文物當然亦得歸來，將這些珍寶西運，當然歷經千辛萬苦，但東歸亦是煞費苦心，第一步工作先將樂山、峨嵋的存物集中至重慶，樂山到重慶，雖有水道可通，因為輪船甚少，以木船運物又不放心，改用車運，磁器玉器雖已裝箱，仍怕震動，弄得押運員大傷其腦筋。

從重慶運南京的文物共一萬六千餘箱，分裝九艘登陸艇，順流東運，第一艘於今年五月間就到南京，最後一艘於七月六日抵達南京，現都保存在朝天宮博物院南京分院，這一萬六千餘箱，內有一半是磁器，其餘有玉器、銅器、漆器各種古書珍寶俱全，馬院長在京時就親自督導開箱，一天大概要開數十箱，他一直所担心的是怕磁器有破碎，結果僅有少數磁器表面略有磕傷，但尚未開箱的就沒法知道。

這一萬六千多箱的寶物，本來是想運回北平故宮的，因交通與其他種種問題，目前無法北運，現在留在北平的文物，數量上比南京的還要多，在質料方面則不如南京，現在故宮中所陳列出來的，那更只是一部份而已。

較好的古物，是存在庫裏的。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幸而在敵僞時期，未有多大損失，這是不幸中的大幸。所以沒有損失的原因，因為編號素來嚴密，不容搗出宮外，敵人曾在卅三年搬走銅器若干，勝利回來，聞尙留在天津，結果查出來是頤和園的銅桌等物，爲敵人於卅四年春所搶走，在津尙未及運回日本，乃即交涉撥回，而三十三年所被搬走的東西已早被運至東京，現在亦在交涉，要求全部收回。除此以外，尙無損失。

黃炎培與教職社

黃炎培是以終身從事教育事業自命的，他的基點，從前是西門林蔭路的江蘇省教育會，後來便是自建新廈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江蘇省教育會。在當時教育界中是居相當領導地位的，江蘇教育廳長的任命，隱然要先得省教育會的同意，而當時各省立學校校長，幾乎全是省教育會的推薦。歷任會長，都是袁觀瀾（希濤）沈信卿（恩孚），黃任之最多是一個副會長的地位，而實際的靈魂，繫于黃氏。

省教育會除各省立學校是他的勢力範圍之外，還有一個「東南大學」也是一鼻孔出氣的，當時東大校長是郭秉文，郭與教授中的楊杏佛（銓）是死對頭，因此楊便大怒于省教育會，給黃炎培以新穎的頭銜，罵爲「學閥」。所以後來北伐告成，楊以首派之市黨部常委，首先即佔領西門林蔭路教育會址成立市黨部，黃氏則趁此「乘桴浮於海」，去游歷了朝鮮、日本，後歸來著有「黃海寰遊記」一朝鮮「一之東」等書出版。

黃氏到底是有眼光，有毅力的，當五四運動之後，國內新潮蓬勃，他便倡「雙手萬能」，主張教育應與實業界連繫，於是便拉攏當時實業人士如穆藕初、簡照南之流，創「中華職業教育社」，並募捐建築社址於當時法租界的華龍路，爲百年大計。北伐成功時，雖遭挫折，但職教社的另一大本營終得保留，作東山再起的資本，所以另有人替他題一個綽號，叫做「不倒翁」。

九一八後，「以黨治國」的聲浪漸低，黃氏開始應史量才之邀，入申報館主持總管理處，替申報

作了許多的興革，造成史量才成爲當時上海新聞界牛耳的地位。一二八戰起又佐史氏組「地方維持會」，供應前線需用物品，後來維持會改爲「地方協會」，成爲上海地方有力的社團，一直由史任會長。黃任總秘書，及後史被暗殺，會長改由杜月笙繼任，而總秘書始終未易人，（黃與杜爲浦東同鄉）直到八一三後國軍西撤，協會無形停頓爲止。

抗戰烽火之前一二年，他又勤游興，曾以盧作孚之邀入蜀，歸來成「蜀道」一書，這一時期中，似乎尙會著有「五六境」「斷腸記」等短集，斷腸記是記割盲腸經過，五六境則是五十六歲所集雜史。及抗戰後再度入川，人地均協，職教社連中華職校，均先後在重慶張家花園從容的開辦起來。黃在渝與江問漁、冷禦秋，同被聘爲第二屆參政員，（江冷均職教社理事）並任戰事公債勸募委員會秘書長，飛到菲律賓賓一次；日本投降前，又會由參政會推舉去延安，寫過「延安歸來」一小冊子，傳一度被黨方所忌。

職教社初辦有週刊一種名「生活」，初創時由王志莘主編，不久即改由鄒韜奮編，逾年後大見進步，竟被政府禁售，旋改名「新生」，又發生「閑話皇帝」案，杜重遠因此入獄，於是新生改名「大眾生活」，被禁後再改「永生」。後來韜奮另營生活書店，便與職教社的母體脫離了。

一二八後黃與職教社分子另發行「救國通訊」，後簡名「國訊」，抗戰後移渝出版，三十年左右發行香港版，文字與重慶版完全不同，因有許多地方重慶不能通過檢查，而香港則否。記得在重慶時，傳說黃等曾一度擬組政團名爲「國訊同志會」，草擬了一個計劃，由黃、江、冷，三人具名持見蔣總統，閱後總統親筆批：「交社會部依法辦理」。黃等即據以請求社會部長谷正綱准予成立。但谷與

陳立夫朱家驊熟商之後，認爲不能准許，因組織成立後，上層的幾位老先生當然沒有問題，而下層的份子，難免不爲人所操縱，勢必平增許多的糾紛，於是雖有總統的親批，也不得不將其擱下，留待將來再說了。

不過，現在國訊同志會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他們本已另有一個「民主建國會」的組織，而黃仍是其中的領導人物。

陳儀其人與其事

自從台灣「二二八」事變發生以後，國內外的輿論，對於陳儀，頗有一些微辭，究竟他是怎樣的一个人？思想如何？爲人如何？本文或能幫助你對這位風雲人物的了解。

陳儀字公洽，浙江紹興人，現年六十三歲，日本士官學校出身，和蔣總統是先後同學，他諳熟軍事，同一些顯赫的敵國將軍們打過交道，在國內，有「日本通」之稱，他還有一個日籍夫人，他們倆人非常恩愛。

軀幹修偉，蓄短鬚，目倒垂，炯炯有光，給人第一個印象，是沈潛的謀略家。

氏爲「政學系」健將，早年治兵，有聲於時，爲蔣總統所器重，生活整肅，治事負責，屬於踐履篤行一流人物，不可厚非。但自信過甚，加之他的思想受德意政治哲學的影響，往往以超人自任，對於行政實行個人集權，對於經濟醉心統制政策。

過去，他在台灣省參議會會爲自己叫屈，說是過去治閩並沒有失敗云云。就對他個人而言，在福建的確很發展了一番抱負。他在福建，中央賦予他的權力之大，只有當年熊天翼在江西，陳辭修在東北，差能比擬。前清總督有出京皇帝之稱，諷其權力之大，陳氏不論在福建在台灣，他的權力之大，可說殊不多讓。

中央各院部，看到福建的一般情形很不滿意，因爲他很少顧到中央法令，他訂的許多省單行法，都是與中央法令牴觸的。因爲最高當局對他有特殊的諒解，各院部也只好緘默了。舉一個例，台灣與福建的縣長資格並不遵照中央規定，既非民選，從來也不報請內政部銓叙部轉請國民政府依法任命，只是一紙省令委代就算。省政府的廳長委員都出自他的保薦，連林故主席（他是福建人）提名個把省委，他都不買帳。

他集權到什麼程度呢？省政府實行合署辦公，各廳處概不對外行文。——一律辦「府稿」行之，此其一。除了他自己，很少人有用人之權，廳處長不能任免一個小書記，此其二。廳長以次對行政事務沒有獻替餘地，只能「簽辦」，不能「飭辦」，因此，他的左右雖有許多人材，有的却默默無聞而去了。

省府以外呢？控制得同樣的嚴，他辦了一個幹部訓練班，區縣各級幹部，都要經過這個訓練班六個月的訓練，才予委派。縣長到任，規定只能帶秘書一，庶務一。因此縣長指揮不動屬員，一個科員可以同縣長大拍台子，而縣長毫無辦法。再則同事既都是同學，形成一個壁壘，互相勾結爲非，肆無忌憚，縣長自保不暇，只好裝聾作啞，三則六個月訓練出來的幹部，除了記着一些理論原則之外，等

因奉此，却弄不清，遑問其他，不免影響行政效率。

對經濟採取全面的嚴格的統制政策，他的省營貿易公司業務從化學工業、紡織工業、重工業、進出口業、運輸業、一直到旅館業爲止。在福建爲了實行經濟統制，曾經引起一部分沒有了瞭他的人的反對。

福建掀起「反陳」的風潮，南洋僑胞領袖陳嘉庚氏，尤爲激昂，迭向中央表示，陳氏一天不撤換，僑匯捐款一天不寄獻，但陳氏蒙眷顧方隆，反對雖烈，固無損毫末。後來林故主席實在看不過去，他老人家以福建人的資格，破例作嚴正的表示（他向來對任何事不作主張），這才引起中樞考慮陳氏調職問題。後來調氏長行政院秘書長，陸軍軍學代理校長兼中央訓練團教育長，寵信弗替，於斯可見當局對陳氏的信任。

台灣的接收，各方對之期待特別殷切，爲了同胞返歸祖國，亟有以慰藉之，中央命陳氏出長台灣行政長官。陳氏治台灣方針，有一部分是成功的，有一部分因遭受少數人的反對，無法展佈，乃發生「二二八」之變，因爲事起突然，頗遭國內外輿論的指摘。陳氏對「二二八」事變極爲痛心，他在一個公開的場合說：他以六十餘歲高齡，盡心竭力的爲台灣辦事，人民不稍原諒，言下泣不成聲，可見其內心的苦悶了。陳氏離台不久就到浙江去做省主席了。

代父劃行的二小姐

凡是稍爲注意時事的人，沒有不知道二小姐的大名的。二小姐生長豪門巨族，天然具備了「人上」的條件，加之她底粗野的男性風格，大胆的特殊作爲，時有驚人表現，於是，她的芳名乃得流傳社會。

二小姐既是貴族的金枝玉葉，吃的好，穿的好，過的寬裕日子，照理應該有着東方佳麗之美；可是也許是怕發胖而隨時緊束肚皮的緣故，她却生得嬌小玲瓏，身材和面貌，可說是都屬於瘦小型的女人，但性格上却是十足的男子氣。

她的爲人，與其外觀不同，完全一派粗線條作風。據接近她的人說，從她底眉目間隱隱然透露着一種殺氣，約略可以看出一點這種作風來。她脾氣很大，性情暴躁，稍不如意，張口便罵；罵不下來，舉手便打，常常有人吃過她的耳光。她的父親也奈何她不得，聽其自然。她的姐姐大小姐，怕她，和她不大親近，她的哥哥也敷衍她，順從她，她在家庭中的權威可知。

前面說過她的巴掌喜歡上人家的臉，關於這一點，打在一般僱用的人身上不算希奇；凡一打在那些有地位的人身上，事情也就麻煩了。

在重慶時候，她曾在公園裏打過一個司令長官公子的耳光，那個公子受此奇恥大辱，自然不肯甘休，要動槍比武，雙方衛隊幾乎火併一場。她父親曉得這事以後，知道那公子之父是革命功臣，位高勢大，心愛的就是這位少爺，你居然打起他的耳光來，豈肯罷休；遂立刻將二小姐叫到面前，責備她一頓，可是她竟表示不服，鼓起小嘴來說：「大丈夫敢作敢當，決不連累上人。」結果她讓那公子打還兩個嘴巴完事。雙方爲了息事甯人，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對於某司令長官爲此事寄來的一封信

「綿裏針」的信，二小姐的父親也委婉地復了一封客氣的信去，雙方言歸於好，從此也就不再提「荊州」二字了。

二小姐喜着男裝，有時穿上長統馬靴，身佩自衛小手槍，儼然舊小說書上的粉面金剛再世，她不但好武，文事也很擅長，能代乃父批閱某機構的公事，尤其調皮的，是摹倣乃父之簽名，亦極神肖。生平對於男友似乎無甚好感，關於她的羅曼蒂克故事，外間流傳的還不多。曾有一次由某夫人的介紹，擬替她論婚於某少壯派將官，二小姐本人的意思亦不反對，但二人在某次同車作友誼出遊時，那位將官引她走了許多山路，二小姐着慣高跟鞋的雙足，如何走得慣崎嶇曲折的小道，弄得疲乏之極，半路上肚子拉警報，飢腸轆轆，又沒有可口的飲食果腹，二小姐非常光火了，但那將官毫不介意的說：「我們軍人生活，常常是這樣的」。二小姐憤其玩笑開得太厲害，一怒而不復相往來，某將官不久也離都返防，原諒乃寢。

但是，二小姐也是情有所鍾的。在重慶有一件膾炙人口的故事是：說某上將的義子吉辰，正當行禮時分，新郎却不見了，細細探聽之下，才知道我們的新郎已成了美人階下的囚犯，鎖進了二小姐的香閣，雖經親友甚至乃父再三解說，仍是無效，最後不得不就貧客中尋到位新娘的朋友，權且代表，把大禮敷衍過去。

勝利以前，有些新聞記者很想和她接談一次，但不知二小姐是太忙呢？還是避不見面，會她頗不容易。某次，在重慶有位很活躍的女記者，訪問二小姐的父親，談話甚投機，由國事漸及家事，女記者要求到後面內宅，拜會拜會二小姐，二小姐的父親淡淡的一笑說：「同她沒有什麼可談的。」女記

者又說：「我很想看她一次！」二小姐父親稍稍沉下臉來說：「有什麼好看的！一個野男人罷了！」說過這話後，又淡淡一笑。

二小姐戰前會就讀於南京某女子中學，即爲風頭甚健的學生，自老太婆的校長以下，無不怕她的「野男人的脾氣」，時會發生一手鎗擊傷交通警察事件。事緣小姐乘汽車道經某路（似爲山西路口），崗警以其車子違反交通規則，擬予扣留；二小姐說明身分，責備那個警士缺乏禮貌，口角數句，警士要扣車留人，二小姐遂鳴鎗一響，令車夫疾馳而去，那顆子彈打傷了警士的手臂，雖然傷勢不甚嚴重，可是她的大胆行爲，却爲當時南京的社會人士作爲茶餘的談話資料。後來自然由有力者出來賠償醫藥費了事，當事人亦不再願追究，事過境遷，一天雲霧也就消散了。

那時候的二小姐，只是一個十數齡的女孩子，其作風已是如此粗野，俗話所謂：「三歲看八十」，似乎是二小姐的寫照了。

吳稚暉二三事

不久以前，報載竊賊光臨南京吳稚暉先生寓所，因吳氏家無長物，僅偷去棉被兩條。讀後，我連想到前些時候，盜匪行劫重慶黃山某公館，將甫自南京匯來之五千元劫去之往事。兩相比擬，玉石頓分。

有人崇敬這位人瑞，譽之爲「國寶」，有人罵他瘋瘋癲癲，老而不死！吳氏於國，是功是過，待

諸若干年後，蓋棺論定。此處僅就其清風亮節之二三事，與時下之達官貴人，作一對照，以見吳先生人格之一斑。

吳稚老在渝時，住於上清寺某小舖樓上，生活清苦，常自煮茶飯。蔣夫人頻送雞蛋，爲老人增添營養。

一日，有某人向吳氏送禮，其人在小舖中詢問時，吳氏正坐於店櫃中，但某不識，吳氏連連答曰：「他不在家，他不在家。」說罷，急急轉身上樓，連鞋上床，下帳端坐。某上樓，但見方帳下垂，不見床前有鞋，以爲吳氏確實不在，遂返。

戰時重慶，車少人多，乘公共汽車，須挨次排隊，有時，所列長行，達百餘人，吳氏外出歸來，亦常排隊候車。

某次，蔣總統路上瞥見，請上彼車，吳氏倔強不肯，後爲總統拉上車去。

昔年吳氏會以上海代表身份，前往廣州參加國府典禮，行抵車站，迎候者久立不見，到處尋覓，遍找無着，後吳氏步出三等車廂，衆始恭迎而去。

這些都是吳稚老發自內心，出乎真情的舉動，決非故意的做作。

吳氏係雪堰橋人，隸武進（常州）縣，但距城七十里，離無錫僅三十餘里，故該鎮所有寄遞郵件，皆書無錫雪堰橋。所以無錫人會說吳稚老係無錫人。爲了吳氏的籍貫，曾經鬧了許多時間，打了不少筆墨官司，吳氏自己呢？他承認是武進籍，但痛恨武進人，說武進人不團結，慣取巧，所以就承認做無錫人了。

5
404017

環

3